

澄雨

亂彈亂調

董驪
電視商品個案研究

下一次你星期六晚上九時廿分你不想看無綫的「電影龍虎榜」，你可以扭去麗的中文台，享受四十分鐘董驪的「賽馬結果」。

如果你是馬迷，你當然重視那些賽事的過程，若你不是馬迷，你仍可以欣賞董驪，正如當年許多人不是摔角迷，但他們都會收看何守信評述的「摔角大賽」。何守信所SELL的是暴力，但董驪所SELL的是他自己，而我敢說，他是成功的，除了劉家傑或盧國雄外，他可能是兩個電視台唯一可以做TALK SHOW的主持人的一個。

在這個節目中，董驪是成功的使自己成為COMMENTATOR和ENTERTAINER，尤其是今年馬季，他有熊良錫作為副手，替他講述派彩，過程，就更襯托出他角色的特點。熊良錫是報導事實的，若然，有一點個人意見，都是很小心翼翼，戰戰兢兢的小談一兩句，他把評述留給董驪。如果你有看RTV 2的英文賽馬節目，你就明白米曲凡里與董驪的分別。米曲凡里可能有更多資料，更「客觀」，但他的節目沒有娛樂性。米曲凡里只是一個純粹的REPORTER，但董驪是ENTERTAINER，是SUPERSTAR，你不能想像，換了個簡而清上去，賽馬結果會成了什麼樣子，你還會不會繼續收看。

當然，董驪可能不自覺自己是ENTERTAINER，甚至他無意去使賽馬結果成為娛樂。他之選擇面孔呆版的第一先生和新入行的熊良錫只是意外，而不是要襯托自己作為SUPER STAR。可能他還會有新聞從業員的道德觀，他是引導群眾去理解現實世界的現象，究竟所發生的事有什麼意義。我們的相信傳統，一個新聞工作者應該有強烈的道德意識，他的一部分工作就是去揭發社會的不合理現象，並使市民對此加以注意。這種觀念使他除了如實報導事件，還要加以評述。同樣，董驪做評述時，無論是用如何曲折的方法，閃爍的言詞，至少在態度上是極帶有道德意味的。他不遺餘力讚揚有體育精神拚搏到底的騎師，作風明朗明刀明槍的練馬師，他常常為普羅馬迷能贏錢而面露笑容，為一些馬匹和騎師的不正常表現而慨嘆，憤怒，加上他自己也會犯過官非，得罪過有權勢的人的紀錄，使你相信螢光幕上的他可以成爲一個「道德」的裁判，就算不能，至少他是做著這樣的工作，這是一個COMMENTATOR的責任。

但更重要的還是他評述時的形式，你看他電視上的表現，就是整個人都投入在評述的過程中，他給人的形象是自信到達自負的程度，常常有一種「我教你睇馬呀，我唔講你唔知」的沙塵，但誰都不能否認他有專業知識，他曾經是騎師，又曾經是練馬師，這些過去支持他可以在觀眾面前成爲專家成爲權威的形象，而董驪樂于SELL自己這個形象，樂于坦露自己的驕傲，自己的喜怒哀樂，他的語言是煽情性的，並不刻意追求「客觀」，是很PERSONALLY，很董驪的，他可以整晚「我認爲」「我嘅睇法係」「我話俾大家知」「我敢講」就這樣「我」下

去，他的評述是帶著一種「挑戰性」的態度，所以，你可以喜歡他，可以排斥他，但你不能當佢冇到。這是董驪作爲ENTERTAINER成功的地方，他是整個PERSONALITY與自己的節目結合，成了節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你看「賽馬結果」不單只是看「賽馬結果」，而是「賽馬結果」AS PRESENTED BY董驪。他是徹頭徹尾的STAR。

董驪其實也不是孤立的現象，香港的半DOCUMENTARY娛樂（無論是電影或電視）都要求評述人本身帶有娛樂性，很可能不是那紀錄片本身吸引觀眾，而是評述人的評述或至少是各佔50%的吸引力。所以電影廣告會出現雞趣咁大隻字寫著「盧國雄旁述」。以前足球的葉觀楫，奇趣趣的盧遠，摔角的何守信，賽馬的董驪，七都配的盧國雄，都是這一行內的超級巨星。

這些超級巨星的旁述自然是一個INTERPRETATIVE過程，但他們並不是完全以自己的專業知識和權威來做闡釋的根據，他們不是CBS的WALTER KRONKITE或者BARBARA WALTERS，他們的旁述也不是分析性的，或意識形態的，而只是把電視作爲普及文化的娛樂手法套用在評述過程中。所以他們把評述變成GAG SHOW，他們沒有觀點，但常開別人玩笑，諷刺，誇張，他們煽情，亂替別人取花名，講GAGS。這些甚至蓋過了他們所評述對象本身的特性。於是體育比賽不只是純粹的競技，而是邊緣贏邊緣的牙較戰，摔角變成暴力，生物紀錄片變成了趣聞。而當真正的意識形態的評述出現時，反而成爲社會事件，劉家傑的被炒是極富象徵性的事件。是由於劉家傑不夠客觀、中立而被炒，還是不客觀、不中立都是可以的，只是劉家傑的意識形態不見容於香港而矣。

這樣煽情的，強調「娛樂」性的評述和報導其實也不限於電視電影界。香港有一半以上報章雜誌都是靠SELL這樣的新聞來吸引讀者，這已經是一個普遍存在着的問題。純從娛樂觀點，你不能埋怨觀眾選擇董驪和盧國雄，而捨棄較正統、低調的朱維德和伍國任，選擇何鑑江（足球）而放棄韋基舜（拳賽）的吧！

事實上，新文化人亦必須要面對這個娛樂至上的普及文化取向的挑戰。如果新文化人的態度不如舊文化人的嚴肅、認真、枯燥、沉悶，那只是因爲他們是接受這樣普及文化的教育長大和面對這文化的挑戰，決心要做到「仁義之悅我心，如豬羊之悅我口」。現代人在現代社會受了太多意識形態的麻痺作用，只能用震驚的言詞，「非慣性化了」的策略去迫使他們聆聽自己，新文化人必須以自己的PERSONALITY向其他的人挑戰。褒貶，那已不再是重要的問題了。

編者按：爲免會參加「普及文化研討會」的讀者誤會起見，先聲明澄雨君這篇稿的論點會在該次演講中發表過。